

进个体精神的健全发展。

经典教育渗透在个体成长的教育历程之中,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大学,大学必须越过现实的功利而怀抱一种古典情怀。大学教育的古典情怀意味着大学要悉心守护经典,亲近古代经典。世俗生活往往是急功近利的,而大学就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来观照时代与社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古典情怀来守护我们生命的家园,而不是简单以现实需要为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学派所倡导的细读经典,可谓开启了一种用古典资源滋养精神血气的重要的大学教育方式,这对于越来越心浮气躁的现代人之心智历练,无疑大有裨益。大学应该切实加强经典教育,增加经典阅读与解释的课程,大力扶持经典阐释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正如沈从文对“希腊小庙”的悉心守护:“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经典阅读的意义不在经典本身,而在以经典激活优良的人性,人的健全发展才是经典阅读的根本目的。这意味着我们既要重视经典阅读,但又不能把经典阅读反过来变成个体生命的负担,而是要变成生命积极成长的精神滋养。最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加于人,我们不能动辄摆出非经典不可的态势,以经典压人^①。经典教育也需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而非以标准化的方式强加给每一个人。不仅如此,强调经典教育的重要性,决不意味着经典教育就是一切,经典教育本身不应该成为个体成长的圈隅,而是要成为个体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精神滋养。换言之,我们需要倡导个体在经典阅读的过程中直面时代与社会,以全面孕育个体理性,人格的健全发展需要理性的操持与时代生活的历练。

经典阅读绝非固守经典,而是在回望中甄选人类生活的方向,滋养时代的精神底蕴,为当下个体生命的发展重新找到内在的起点,不断地回归人之为人的原点。倡导经典阅读,并不是为了寻求精神的蜗居,而恰恰是为了精神的独立,为了健全生命的孕育,为了现代文明围裹中的个体生命的质朴与丰盈。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上升与下降之路是同一条路”,看似回归、下降的路,难道不是向前、上升的路?

注 释:

- ①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中小学里慎提国学经典教育,儿童接近中国古代经典,可以更多地以游戏的形式进行,一旦上升到“国学”的高度,就很可能导致对学生选择性地抑制,增加儿童在“国学”面前的无力感。

参考文献:

- [1]刘再复.红楼梦悟[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刘小枫.〈斐德若〉义疏与解释学意识的克服[M]//刘小枫.赫尔墨斯的计谋——经典与解释(第7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缪青,宋丽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增订版)[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5]柏拉图.柏拉图的〈会饮〉[M].刘小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6]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7]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香港,广州:三联、花城出版社,1982.

经典教育三题

董云川¹,周宏²

- (1.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博士)

一、经典教育之应当

工具,从刀耕火种的“刀”、结绳记事的“绳”,一直到4核6核乃至N核(N)的计算机,无一不是人之器官功能的延伸。随着“装备”的不断升级,人改造自然、创造世界的活动和成果也不断升级。然而,人的器官外化延伸也不可避免地催生着人的分化与异化。渐渐地,现代人在工具的泛滥与失控中积重难返,只得不断饮鸩止渴,直至完全迷惑自我、迷失在人一手造就的纷扰与喧嚣中。

传统经典文本的诞生及其魅力恰恰位于人类“迷思”而未“迷失”之际,彼时人们沉浸在人与世界关系的迷思中不能自拔,虽然世界对于人来说是未知的,但那未知的世界尚以相对原初的样态存续着,并未遭受过人类无节制的鲁莽异动而面目全非,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还没有如今这样过多的阻隔和遮蔽,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和追问能够得以在朴素、简单的基础上开展;而人一旦迷失于自设的困局,反而无法更透彻地反观自身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现代人并不曾停止和放弃对意义的反思和追问,但终不得自拔于虚无与迷惘的困扰,这些困扰源于表象相对于真相的片面一致或似是而非。人们在对“伪真相”和“现象真实”的追求中更加深陷于迷醉和无助。在这个意义上,来自古典世界的经典文本堪称人类守候着暗夜里照亮回归精神家园之路的火

种,为现代人放飞失重的灵魂点燃归途的发动机。

二、经典教育之误区

经典教育的价值为教育家所洞悉,这是教育之幸,也是学子与社会之幸;但经典教育的形式,一旦被教育事功地利用起来,也就难免会滑向它的反面。

教育是育人的事业,“成人”是教育的宗旨。但“成人”如若沦为事功的靶子,那么这种急于求“成”的教育仍然无法脱离“制器”的命运,只不过这一次“制器”的模式是按“成人”来打造的,是更隐秘的“制器”而已。须知,成“功”不可教,成“人”尤未可。

教育欲“成人”,需要启发教育对象“为人的自觉”,这一自觉至少包括对“人”的追问与“作为人活着”的强烈意愿。树立“为人”的意识、了解“为人”的意义、明确“为人”之道、持守“为人”之志……在以上“身为人”、“作为人”、“如同人”的各个环节中,个体对自身为人的价值觉悟尤其关键,对人及人生的意义追问十分可贵,觉悟和追问一方面离不开社会成员身体力行的反思活动,另一方面经典阅读对主体而言无疑是需要的和必要的。经典文本跳过意识形态的“主义”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贯穿于全部人类社会历史、覆盖所有具体社会形态的“共同”中,去拯救、发掘、传递和支撑着人类文明生生不息一路走来的精神力量。

教育能否“成人”,依赖于在社会成员那里是否发生了“为人”的自觉及其觉悟程度,“自觉”和“觉悟”都是无法教的,而经典恰恰蕴含着这种无形的力量,同时具备发人深省的客观作用。在经典阅读中,读者作为主体存在,经典成为有而不在的干预要素,使得读者在自主的选择和自愿的认同中接受文本所承载的人类思想的结晶和文化的精髓。在形式上,这是一个读者自我教育的过程,究其实质,同时也是一场来自杰出心灵的教化演讲。

这样一来,采取经典教育形式就无法不面对一个现实:“觉悟”这个东西跟“潇洒”一样,越故作越远离。如若被形式绑架,那么经典教育的效果至少是大打折扣的。既然经典教育的效果需要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大张旗鼓地推行经典教育并不妥当,那么经典教育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恰当氛围中的融和就显得极为重要。反过来,那个恰当的氛围更为重要:教育活动双方关系的氛围、教育组织的氛围,乃至社会的氛围……比如,在一所学校中创设恰当的气场,校长、教师、学生具有自觉追求觉悟的价值共识,那么就更容易形成经典教育共同体,学生对追随经典文本中的“大道”乐此不疲;反之,经典文本非常容易沦为灌输“大道理”的工具和幌子,学生由于排斥这种“被

伪装”了的说教,反而与经典所揭示的真理和正义的内容擦肩而过或从此心生罅隙。

三、经典教育之难题

经典发自伟大心灵,更源于杰出先进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和适宜的社会发展状态——而伟大的时代和适宜的社会无疑体现着人类历史中孕育宏才大略的可能;所以,经典标志着人类思想可能的高度和已达到的水平。经典凝结着人类思想的最高智慧,经典文本和经典阅读可以作为教育的元素为教育所用,经典教育体现着教育价值自觉和教育行动智慧;同时,经典经由伟大心灵的折射而展现人类思想的高度和大成,其价值和意义无疑又高于和广于任何具体教育活动本身。经典教育的意义不仅止于选择性地在社会成员思想中建立特定观念和认知,经典阅读对于个体的意义也绝不终止于成全自我,至少要超脱个体的肉身及其感受、心灵及其状况而达至人性的层面和高度。

鉴于以上原因,经典教育的难题至少有三:

难题一:方式和形式。因为对自我的意识、对自我的认知以及自我一致性的保持,可以在不同境界、不同水准下实现,而经典教育期许的“自在”是以“自觉”为基础的,“自觉”又显然以觉悟为指向。为实现使命,经典教育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引导教育对象对生命和生活的自觉,激发他们追问和反思的热情,促成自觉觉悟的主动。不恰当的方式则很容易使“引导”、“激发”和“促成”转向自身的对立面。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决策作为推动,还是在恰当氛围下教育组织各主体平等自主地参与和开展?是以考试考核的方式加以检测和督促,还是在兴趣和自主意愿的原则下将阅读经典内化为主体的学习和生活方式选择?

难题二:内容的甄别。经典教育一旦以正式的形式出现在教育中,其操作必然涉及经典书目厘定的问题。即使对“何为经典”、“古、今、中、外是否都应有作品在经典书目之内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存而不论,仅就中国古代经典而言,梁启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两位国学大儒之间就发生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之于《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实在的最低限度书目》的笔墨官司。对于广大学者和普通读者而言,经典评定和遴选更是莫衷一是的难题。

难题三:师资的遴选。经典教育虽与单纯“说教”、“讲授”不可同日而语,但执行中始终离不开具有一定视野和高度的师者加以点拨。俗话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经典教育不是读经教学,它要求教师

既有“经师”的技艺,又要有“人师”的资格,所以经典教育教师的遴选又成为实施经典教育的又一难题。而当下“经师”的介入,完全有可能诱发不同的价值取向,将“本经”念成“歪经”,把“庄子新解”变成“庄子曲解”,一番“戏说”之后,真经难免“悲剧”了。

回到经典回到“我”

林少敏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在各种时新的出版物乃至电子读物、视频充斥书店和网络的时代,经典教育似乎意味着“不识时务”。熟读《西游记》不如脱口而出《大话西游》的台词显得时尚,《伊利亚特》、《奥德赛》相对《哈利波特》来说显然 out,于丹《论语心得》的普及取代了对《论语》本身的阅读……的确,经典总是和“过时”相联,它总是在物理时间的“过去”领受着自己的灯火阑珊。《理想国》倡议的等级秩序与现代大众的平等诉求完全不是一个理想;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早已被“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经济动物”所取代,不仅如此,现代人还相信人是天生的各种动物;莎士比亚笔下形象猥琐、贪婪吝啬的高利贷者早已华丽转身为令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康德的道德律令充满着 18 世纪的陈腐气息,卢梭的《论科学艺术是否有伤风化》在 N 次科技革命后一看标题就荒唐得令人捧腹,而作为古代中国人金科玉律的孔孟之道更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和君主专制的帮凶……

时潮裹挟着大众马不停蹄地奔向那些看起来确定无疑、简单明白的目标,在这样的奔竞之途上有许多“成功”的榜样和指导人们“成功”的教义在实施着现代教育,并倡导着各种“创新”。人们往而不返,少有人还愿意聆听“过去”的教诲。诚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开讲辞所言:“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些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1]然而,一个浅薄的时代无法提供足够的脚力,于是“发展”就显得步履蹒跚甚至形迹可疑,有时,在某种意义上,更像倒退。它常常以背弃“过去”的方式印证了经典的教诲并没有成为过去。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正是由于它是过去的产

物——时间的产物。生命是绵延,人是时间存在物。作为时间刻度的不是钟表和日历,而是以各种样式经典化了的人类存在,标识着人类成长历程的关键步履,绵亘于时间中,勾勒出我们的来路,暗示着我们的去处。如果人在时间中的存在是指“可以无限完善”的存在,那么,经典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为尚不完善的人类提出问题。这些问题重要到没有哪一代人无须面对和回答,这些问题又困难到没有哪一种回答是一劳永逸的答案。

柏拉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设想了一个等级结构的城邦,而是围绕何谓正义问题对人类洞穴状态的提醒。直到今天,尽管人类一再地陷入一个又一个洞穴,尽管光亮从未照彻洞穴,但是借助柏拉图的提醒,我们尽力地辨认着洞壁上的幻影。

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实际上提出的是:在安于自然动物和成为自由的人之间、在通过暴力还是通过言说(说服)之间,“何为属于人的政治(城邦)生活?”尽管何谓自由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聚讼纷纭,尽管人的自然与人的自由如何取得平衡一直是个难题,通过暴力的政治与通过言说的政治至今也未能完全相互说服,但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正是沿着这份接连不断的清单,日益远离政治的动物性。

处于现代性之初的《威尼斯商人》直到今天仍然无比犀利地逼问着金钱与人性、货利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它既是人世间爱恨交加的古老剧目,更是以市场为轴心的当代生活的焦点话题。利益追求的正当性(right)与利益分配的道义性(justice)之间难解的纠结,从一开始就贯穿于资本时代的主要争执,贯穿于同样经典的斯密、马克思、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的著述中。

同时,尽管莎翁明显厌恶夏洛克的贪婪和卑鄙,但经典作家“理智的诚实”使他不得不面对构成夏洛克悲剧背后的种族和宗教歧视问题:“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性?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能受同样的武器伤害,同样需要医药治疗,冬天会觉得冷,夏天会觉得热,跟基督徒一样吗?”(《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这个多少也污染了莎翁本人的问题最后恶化为令人发指的当代反犹惨剧,对它的反省不仅推动了犹太复国运动,而且在广义上启发和推动了种族平等运动的进程。

莎士比亚时代就开始的德福两难问题,突出地成为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所在,康德为了弥合二者间的鸿沟作出了最为卓越因而也是最为经典的

经典教育三题

作者:

董云川, 周宏

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刊名: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14, 13(2)

引用本文格式: [董云川, 周宏](#) [经典教育三题](#)[期刊论文]-[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4(2)